宋黃宣獻公周禮說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元辰夔　訂

春官宗伯上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功配禹稷而其事始於事鬼神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其本也紂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祖伊以爲商亡之　決如是也訂義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案司中司命說五祀通考誤作黃幹今攷馬氏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爲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爲主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

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爵幣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必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葢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明在焉古之先王精意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葢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所能及哉以恭致莊而後以默致靜而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歎息之聲先王之事帝其亦猶此嗚呼鬼神之物非宅卽吾之誠是已義疏集說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未可信鄭又以爲中能上能則當時已有兩說矣又曰風師箕雨師畢亦未可信箕好風畢好雨見於書者如此卽以爲風師雨師恐未然也三代之禮散亡久矣諸儒之說於經有據而理安者方可信出於讖緯不經與凡臆度義起而於禮理當作不安者皆難信文獻通考鄭謂四瀆五嶽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惟泰山乎其功用大故與社稷同其秩祭訂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儒以肆爲肆解牲體獻爲獻醴肆獻祼祼謂灌而後薦腥薦熟差次薦獻之節固如此然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皆用祼而爲名也若以爲祼而後肆獻故以爲名則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太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不可亦爲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爲祼但不知其義爲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爲禘祫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禘祫禘追遠祫合食宜爲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祭祀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爲祫饋食爲禘不知其義何以爲據文獻

通考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賓禮皆王之所以禮答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殷有三義衆也正也盛也殷見殷覜義皆當爲正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考禮修德正刑故謂之殷同時聘存覜省也各以其時行之猶時會時巡五歲而徧 訂義

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大役之禮如召誥命庶殷丕作是也大封之禮如康誥封康叔是也建牧立監所以糾合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射立賓主敵也是故謂之耦亦謂之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射亦有燕其樂章小雅伐木是也案嘉禮說並見曹氏庭棟昏禮通考

再命受服

自玄冕而上猶今服紼爲章服也訂義

四命受器

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爲中大夫公之孤亦四命孟子曰惟

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爲情所流嘗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爲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

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受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侑食動血脈通精神使人神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車有鑾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佩之聲於左於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其（集說作去）滯思形（劃翼脫）見天性之眞樂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倦怠夫樂由陽來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陰作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

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集說劉彝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今郊祀宰相爲大禮使無職掌獨隨天子升降益宗伯詔相之事也訂義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爲可知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注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

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

小宗伯之職　辨廟祧之昭穆

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

立天子之制其說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爲二祧其說亦是兩說進退爲七廟耳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義疏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屬訂義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春秋有事于太廟有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於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偕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兩將字各義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喪服輕重宗法著焉故小宗伯掌之

肆師之職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山川社稷恐不當爲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槱燎血祭貍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爲大小之等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

內命男王之宗族服兼親其衰恒有與諸臣異者

封于大神

卽宗伯大封告后土也

鬯人　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

案肆因祼而爲名疑如今沃酌者本以沃神王崩則以渳尸肆器蓋所以盛沃鬯非陳器盤之屬也案方氏苞周官析疑曰黃氏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鬯人掌之

鬯人　凡祼事用槪

鄭改祼爲埋貍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言

凡祼事則不獨祭也知賓客享適子冠凡用祼者皆
以概盛鬯 訂義五禮通考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案鄭注昨爲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爲九酌王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又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

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日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文獻通考雞彝鳥彝

蜼彝亦畫蜼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訂義

凡酒脩酌

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訂義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萑不入數

凡大朝覲大饗射

大朝覲時會殷同也司儀所謂將合諸侯爲壇者也
大饗會同饗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饗禮諸
侯長十有再獻者也大射澤宮之射也
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
彤几
特爲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卽掌
客諸侯長歟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得
用之不幾於無章乎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覲禮載朝日之禮葢時會殷同王旣揖諸侯於壇乘
龍路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

大朝覲者也常歲春朝朝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亦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葢日朝焉文獻通考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時聘殷覜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琮訂義案鄭注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王東嚴曰鄭注以此爲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爲天子遣使於邦國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惡鋤其罪

總論 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頫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瑑圭璋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頫禮同而事異故以宛炎著其義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其奉之用畢則又受而藏之注謂王所好賜好賜出自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 義疏

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

禮一等

此其君有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先謂之君禮也訂義

司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盍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義五禮通考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

喪服經傳孔氏禮也訂義

世婦　凡王后有𢱭事于婦人則詔相

王於諸臣有拜則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相恐失其節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世婦掌之葢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內小臣使達之

冢人　凡有功者居前

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補遺

大宗伯之職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惟五耳五禮通考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徵𦇷　訂

春官宗伯中

大司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滎河溫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天之生數一三五積成陽奇則一函三而爲九乾元之用也地之生數二四積成陰偶則三去一而爲六坤元之用也是律呂三分損益之所從出也凡陰陽各六月而日至

期之日分布四氣各爲九十是故九六所以經緯律厤也六爲方而兩地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爲列而其音謂之六英九爲圜而參天故韶以相繼爲義而其變謂之九成是故九韶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黃帝始爲淸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是也故圜鍾爲宮則黃鍾得冬至日之羽聲而生角六變而天神降矣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是也故函鍾爲宮則大族得夏至日之徵聲而制商八變而地示出矣呂氏春秋所謂帝顓頊修之爲承雲之舞是也而漢服虔則謂姑洗南呂以南而歌南

風韶音在焉則咸池六英非始於堯而九磬亦非始於舜矣按大合樂者雲門咸池合於九磬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觀諸歌奏可徵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必分干羽與六列與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卽春合舞之謂也夫樂以降天神出地示假人鬼爲成非徒用之郊廟而亦用之燕饗焉此言大合樂乃言成均教國子習樂之事所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云爾者非徒習之而已將以用之也如下文乃用之之實用樂之時胄子與俊選庶子郊人既皆在列而諸

侯及絕域之君長奉贄獻而至者目睹盛儀舞蹈之容耳聽淸歌雅頌之聲心欣至德又不獨獸舞鳳儀而已也此邦國所以和萬民所以諧而賓客遠人所以安說也作動物即下一變至五變而至介物是也

釋原

樂者天地之氣也與之者人也始也審聲以氣終也召氣以聲故雖鬼神可以人道接也今夫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焉而況兩間聲氣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神在是矣黃鍾奏則虛危

之氣動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光而下變靈不得其道則溢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所以大合樂者合天地於君心也雖然吾之心聲形焉三才備矣天以四氣中正而分陰分陽故倡自黃鍾而協黃鍾於淸角所以動天也地以四維交際而迭用柔剛故和以大族而雜商羽於流徵所以察地也人道以宮商爲父子君臣合商於角以象仁義而始終乎宮焉所以知人也仰以動天俯以察地中以知人絃歌之道大矣哉

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黃帝始爲清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鼓以琴瑟合以管籥大容乃制羽翟以舞之著之控揭以道其和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大卷是也象其功德如雲之有門出而不窮能類聚之也清角者黃鐘姑洗夷則相應而夷則用黃鐘清大呂中呂南呂相應而南呂用大呂清大蔟甤賓無射相應而無射用大蔟清夾鍾林鍾應鍾相應而應鍾用夾鍾清十二律呂而益以肆清聲者使臣民不陵君聲也姑洗爲慢角三

中呂爲淸角三倡和淸濁參錯成和姑洗從宮六變而圜鍾爲宮則黃鍾得冬至日之羽聲以生角一陽初復知仁交際而萬化出焉羽調以角則姑洗以其羽大呂應南呂（案二句閩本疑有脫字）六變而黃鍾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以其角夾鍾應姑洗之角夷則六變而大蔟爲徵徵調以羽則姑洗之羽以其羽無射應夷則之羽中呂六變而姑洗爲羽矣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故圜鍾爲天宮而以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必繼之以大蔟而後爲父大蔟必繼之以姑洗而後爲父王者父事天而相繼者天之道故以是祀天神也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有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中也變化不主故常其卒也五官皆備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盛象帝德之暉無所不施如日之洗光天演而出照也引商刻羽流徵以生故黃鍾之羽南呂大蔟應之則爲徵姑洗之羽大呂蕤賓應之則爲徵南呂之羽蕤賓應鍾應之則爲徵大呂之羽無射夾鍾應之則爲

徵此所謂變化不主故常者也凡角羽竝起而剋之則爲商徵故蕤賓從宮八變而函鍾爲宮則大蔟得夏日至之徵聲以制商一陰初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焉羽調以角則大蔟之商姑洗以其羽大呂應南呂八變而大蔟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應鍾以其角夾鍾應夷則八變而姑洗爲徵徵調以羽則林鍾之羽以其徵應應鍾之羽夷則八變而南呂爲羽矣函鍾生於未坤之氣天社在東方輿鬼之外地位乎坤故函鍾爲地宮而以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必生於大蔟而後爲母南呂必生於姑洗而後爲母王者母事地而相

生者地之功故以是祭地示也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唐堯修咸池爲大章虞舜紹堯致治修咸池承雲爲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故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大蔟應鍾應之則徵商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爲中聲六變圜鍾九變歸於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

鍾爲角八變大蔟爲角九變而歸於南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爲羽九變復歸於姑洗之羽淸角始於大呂亦九變歸於黃鍾之羽雖角也實亦羽也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於八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大蔟之羽一變蕤賓爲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於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大蔟爲徵八變姑洗爲徵九變而歸於大蔟之羽然函鍾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爲羽九

變復歸於函鍾之羽流徵始於夾鍾亦九變歸於大族之羽雖羽也實亦徵也而大蔟應鍾收聲矣雲門倡咸池爲九磬之陽下管孤竹升歌雲和琴瑟黃鍾爲宮南呂爲羽咸池承雲爲九磬之陰下管孫竹升歌空桑琴瑟合之姑洗爲宮以其商奏蕤賓羽歌大呂角奏夷則徵歌應鍾變宮變徵大武之歌奏也樂○變宮歌夾鍾變徵奏無射以舞大武之樂陰陽既合四序環周廣大清明情文俱備始乎黃鍾以生十一律而終返乎黃鍾之宮所謂宮動脾而和正聖者也季札謂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信矣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黃鍾爲人宮而以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是

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太蔟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也夫黃帝制聲律以垂萬世而器數從之帝降而王不相沿樂雖器數原有損益然孔子聞韶於齊季札亦聞韶於魯其考擊固非夔倫也而美善如是者聲均存也然則大合樂九變以致鬼神示其九韶之遺乎六律六同一時竝作歌奏相合分六樂而序之其六列六英之遺乎下管合於琴瑟以依磬聲則八音克諧可知矣固后夔之往矩也

詔諸侯以弓矢舞

舞所以飾敬也 訂義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枚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爲小舞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四支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乘安佚以蹈剿與作出之則無所不至矣而況於王乎天子視禮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

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士集說交士事也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旬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訂義作猶下同吾於堂中訂義作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焉集說

環拜以鍾鼓爲節

漢何武舉方正召見槃辟雅拜有司劾其虛偽服虔日槃辟雅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日槃辟猶盤旋也

此儀至漢猶在訂義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
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獨致諸子將合之於
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適子嘗學小舞何爲至合
舞始別異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伍
有長少將以其才爲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
臨之況有王世子焉漢世取二千石關內侯子爲舞
人皆適子不知其義釋采禮之至簡者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
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
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訂義樂師教舞帗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

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五禮通考

大師 以六律爲之音

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訂義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

下管播樂器

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鼗柷敔塤簫管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鼓鼗皆教眡瞭柷敔塤簫管弦歌皆教瞽矇鼗亦教
瞽矇

下管擊應鼓

朔鼙應鼓朔鼙所謂朄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朄舞師不鼓四方旱
暵之舞是也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爲可知今詩之繫
次瞽矇傳之也曹檜之詩失之矣　諷誦鼓琴瑟諷
誦而鼓琴瑟卽書搏拊琴瑟以詠

眡瞭　擊頌磬笙磬

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廞與陳義本同而廞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廞皆爲興興廞爲興訓則當爲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爲興作或爲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廞樂器乃以爲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廞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陳之而已

賓射皆奏其鐘鼓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蘩瞽歌眂瞭奏其鍾鼓

鼜愷獻亦如之

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今警場有歌自大師至
眂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
眂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
樂器

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以銅為
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
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是則制

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爲陽聲濁爲陰聲是
爲六十四調案鄭氏康成曰或書同作銅
凡聲聲𥐻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
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爲樂器
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
薄厚即十二聲故爲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爲之度數
皆以此十二聲爲之齊量典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塤
籥簫篴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爲此十二聲者由鍾形
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專爲鍾耳此以
爲未敢盡然攷工記鍾人固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侈則柞弇則鬱然磬人亦曰已上則摩闕本及玉海皆依攷工作摩惟方氏集注引作磨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清濁而宮為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硍緩肆散斂羸韽衍筰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不得專以鍾言之此句訂義脫據方氏苞集注增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為可求故磬人曰摩其旁摩其耑是也諸儒鍾說此又以為未必不然何也以為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臆必疏訂義

凡和樂亦如之

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眡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敎眡瞭然眡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鍾磬眡瞭職不掌縵樂燕樂

敎縵樂燕樂之鍾磬

房中之樂非也　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敎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舂牘應雅鄭曰舂地以爲行節未敢以爲然經言以教祴樂祴節也舂牘應雅以節樂也

小師掌教塤簫管笙師又教歈塤籥管小師用於下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歈但歈之無詩也鄭謂教眡瞭眡瞭不歈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瞽矇眡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眡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自爲一列固有祭饗之

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歈竽笙籥篪篴眡瞭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太師瞽矇眡瞭而敎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殽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其其鍾笙之樂

書曰笙鏞以間葢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眡瞭廞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爲微可知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韎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韎猶近雅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

康成云樂主於舞鞮鞻舞屨非也旄人掌敎舞夷樂此樂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鞮鞻夷樂器龡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爲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鼎非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㦸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

司干

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爲名干武王之舞器

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王之藩
陳鳳飛　訂

春官宗伯下

大卜

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凶八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集說

五曰果

果其事疑信卜其果不也訂義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三兆三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次涖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於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

在司馬爲軍禮詩頌有樂章賚是也先王不輕爲之
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遷國用事事雖不小
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
曰朕遏敢違卜

凡旅陳龜

水旱兵裁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

凡喪事命龜

亦大卜專職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
曰弓兆

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方

功義弓璺坼之象龜筴傳首足俯仰開跲荅其餘法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爲占人之職辨龜以上下左右陰陽鄭說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體

龜人　攻龜用春時

物之精華春時皆發見於外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

九簭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

頒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爲筮法無疑矣蓍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爲一爻三三九變爲內卦又九變爲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必如此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以卜筮協不以筮協卜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卜祝秩皆高

六曰筴祝

筴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祝爲禱疾之

事故以爲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策祝正爲命卜筮也

文獻通考如隨季梁言曰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稱其實也以是策祝恐祝史不能正辭而奉牲奉盛奉酒醴之際或有媿於其神而祝之也訂義

掌六所以同鬼神示

皆非常事各有禮法悖禮亂法則不舉訂義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祠用於祭祀所以交接鬼神者皆當有其辭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商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此亦爲祠蓋特祭非常祭也　古者大誥命發於廟臨之以鬼神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誥之于廟史逸作冊寶祝冊史官兼祝官歟　鄭說會同是也盟非也大祝六辭無盟辭誓或有之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則盟非先王所貴也春秋傳曰齊威公葵丘之盟載書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無專殺大夫無以妾爲妻無有封而不告不歃血耳猶當有辭以告鬼神　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下親疏遠近無所雍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

下親踈遠近間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

九𢷎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覩爲能事鬼神大祝辨九拜致敬也　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也魏樂曲踊三百其類歟凶禮振動擗踊

付案鄭注付爲祔練祥掌國事

似行國字其孰非國事哉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文獻通考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訂義

詛祝　作盟詛之載辭

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乂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寇蘇公皆爲公卿先王取士可見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鄭謂當按視所施爲直按視之非造也葢事當從宜不必盡用故謂之造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

望祀四望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

衍之言多也夫既多矣不止（訂義作正）則爲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數計（訂義作計數）鄭康成改爲延協於大卜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文獻通考）

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謂有劑可質覯文意似多一六官字（案連氏斗山周官精義引作六官二字疑衍）邦國都鄙萬民約劑六官既登之又藏於太史所以副貳六官辟之爲言正也大史掌邦灋若約劑紛亂抵冒不可攷則以灋正之（訂義輿之曰　案王氏灋字疑）

家以爲約劑不如黃氏作邦灋

遣之日讀誄

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小喪賜謚

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

凡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體

小史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於此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有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堯典厤象日月星辰厤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厤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豪釐眇忽之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厤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於十二辰是爲朔相直爲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爲十日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積十日爲一旬積三旬爲一月積十二月爲一歲此日之

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厤之精疏中否此其大概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致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遺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

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著焉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爲怙誕

誑幻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天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爲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爲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愼論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元枵蛇乘龍宋鄭必饑禆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自注夏數得天蛇乘龍害鳥帑皆其占法注家雖附會其說然其所以用之者終不能知也歲失次梓愼禆竈之占亦異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爲吉不循軌爲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爲吉暈珥朓匿員角失色皆非晷度之變爲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星各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唐僧一

行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繁亦甚日月五星占其動故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先儒說歲星太歲爲祥獨不言相爲何義然觀天下之妖祥不獨以分土占之也星書言歲爲五星長君象其應在天下梓愼裨竈之占可見

以詔救政訪序事

序事卽大史序事星辰日月有變動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承天意是爲救政以上訂義

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於其中謂之渾沌渾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清濁渾者爲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爲日月分而爲五星列而爲二十八舍會而爲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可以理而知也今畧舉其梗槩列之於下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卽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

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自注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

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也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爲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

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宦官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光晝見或變爲彗星陵犯紫宮侵埽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

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合朔（自注月行潛於日下與日會也）遡一遡三謂之弦（自注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遡一遡日三分謂之遡三遡日一分受日走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自注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自注謂三十日月行近於日光體皆不見也）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自注暗虛者日正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

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矣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

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於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號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敎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狠星狠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欃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之旗塡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

類如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於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於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為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二自十二而為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

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卽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

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卽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王氏應麟六經天文編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爲中書又離而爲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訂義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自內而出曰訪自外而入曰納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葢其職也今自內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即外史所謂以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內史讀之外史書之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內史以讀之者葢格物窮理之端參之朝夕事爲之際所謂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者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制祿之方司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濫也

外史掌書外令

凡王命內史書而出之外史受而書行之令中書舍人書行簽合而爲一內史留底遂以爲國令之貳

掌四方之志

爲有四方之事當攷故實也

掌三皇五帝之書

必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聯次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爲朝廷常有書周書自秦晉之後皆是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以其名達之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畧爲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

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
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
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八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
此變例也葢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若今班簿歟御史掌之其事與宰夫八職相通
巾車下大夫二人
車旗之政有財賦有法度故尊其爵秩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䄏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康成以尾櫜以犬尾爲戈戟之弢小服刀劒短兵之
服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

引禮喪事無等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喪至禫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爲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漢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駹車又漸漆矣

庶人乘役車

庶人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乘公車

毀折入齎于職幣

戒其不謹敬毀敗公家雖入齋而以其賜予不苟於財也

車僕

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副也有萃則有元典路掌之象路木路亦有副惟戎車則置官掌之蓋其施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廣闕苹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是皆在中軍蓋兵家之握機不用則為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啟胠之名皆在中軍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攷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爲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優尊者所乘其說是王雖以戎路卽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意密
司常　各有屬以待國事
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

鄭謂屬徽識非王亦爲徽識乎
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旜雜帛
爲物必有以爲大夫士之別
總論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
以厭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
焉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內外爲序謂之建常所建
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
鄉二千五百人爲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爲井至四
縣爲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爲鄉故州里別見遂自縣而登爲遂故縣鄙別見道車象路斿車木路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旞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以上訂義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體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都家之治以賞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爲之須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爲之須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唯王所議神之所享唯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集說

凡以神仕者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是必有推候之法可睹之實至漢郊祀猶候神先下

天子望拜則司樂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格非無其事訂義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仕者爲一節精義其脈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師屬之意猶有斯民不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敎官之屬分爲鄉遂而鄉遂之民凡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悉以及之則禮樂因民達之天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章文物之藩飾固有

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易俗之本則已潛孚默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何爲皆以諧萬民爲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訂義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下